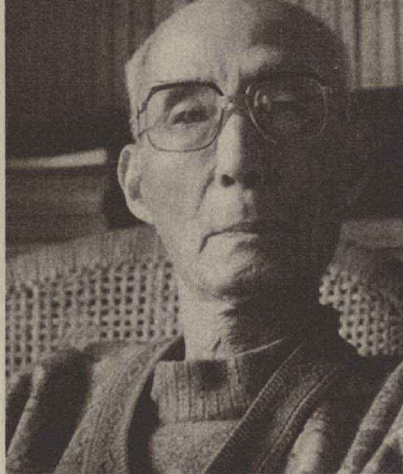




孙波 / 著

■ 徐梵澄精神哲学入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梵澄精神哲学入蹊



孙波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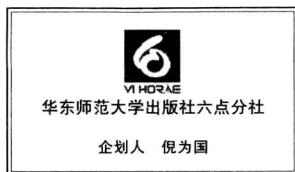
徐梵澄精神哲学入蹊 / 孙波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675-1218-4

I. ①徐… II. ①孙… III. ①徐梵澄(1909~2000)—精神哲学—研究 IV. ①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150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徐梵澄精神哲学入蹊

著 者 孙 波

责任编辑 倪为国 何 花

封面设计 吴正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10.2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218-4/B·806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母校
七一学校建校六十周年

序

本书原拟名“苔藓集”，后改为“弥纶集”。苔藓，譬个人之微小；弥纶，喻精神之广大。今遵出版要求定名“徐梵澄精神哲学入蹊”。入蹊——小引者也。引向何处？至广大处！广大者何？无过于“弥纶”者也。《易·系辞上》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清王引之解“弥纶”，以为“纶”为“论”之通假，训知，“弥纶”即“遍知”。在梵澄先生的语境中，“知”非知识（性）之知，或寻常意义上的理性之知，而是如宋儒所言的“性理”之知，后者大于且摄于前者，谓之“知觉性”。此亦韦檀多哲学的基本概念，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的“独一遍在的知觉性”^①，也可译为“独一遍在的精神”。因为，邃古之奥义认为：宇宙是一神圣生命的充满与润泽。这一神圣生命，昭示人（类）憧憬最高者，并践履一上升的系统，从而超出自己，与至上者合契。这是一切生存问题之“和谐”意义的终解。

梵澄先生所治之学为精神哲学，即研究心灵与性灵的学问，也可以叫做“内学”、“玄学”、“形而上学”。依他的观点，设

^① 《神圣人生论》。

使没有这一超上畛域,那么我们所说的哲学便无由以立,盖因它是“一切哲学之哲学,它立于各个文明系统之极顶。其盛、衰、起、伏,实与各个国家、民族盛、衰、起、伏息息相关。”^①一般而言,人类“盛、起”之于和平,“衰、伏”之于战争,于是便有了冀望“永久和平”和“世界大同”的理想。然欲求此理想,必得有赖于学术之交流,义理之互证,思想之统同,此乃为一“知、证、悟”的精神运动。这道理虽易明,但造境却极高,其目的不外是“人类的全般转化”,此愿景简直是遥不可及,希望渺茫。然而,“舍从此基地前进,亦别无其他途经可循。”^②“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于此早有答复^③。这就是说,契机端的在“我”,即个人的觉悟和努力。因为,“社会只是个人的一个扩大体”,而“一完善化的集团,只能以其中各个人之完善化而存在”。也就是说:“个人是‘进化运动’的启钥,因为个人乃发现自我,乃知觉着‘真实性’。”^④“真实性”乃“真理”之谓,广大且“弥纶”。

今年,癸巳年,梵澄先生歿世整整13年了。这期间,笔者为先生结集、介绍、作传,也算做了一点点工作。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却常常怀有“己微而事大,蹭蹬而路遥”的感受,且时时生起“无可奈何,不免一叹”的心情。克实言之,冰山的一角尚未怎么揭开,岂敢遽论全貌之“弥纶”乎?此又不然,可另说:既然前行方向已明,岂能无有展开之“动静”耶?“苏子瞻之徒,曾讨论这

① 《玄理参同·序》。

② 同上。

③ 《尽心章句下》。

④ 《周天集》。

问题,结论为‘精出为动,神守为静,动静即精神’。”^①而“动静”为大为小,皆精神,皆知觉性,这就是说:价值与意义,乃精神第一要义。况且,亦有可说者,虽然己力微而蹭蹬缓,然至少可说是“弥纶”的开始,即“入蹊”,表示“我”已经来了——“但是你已来了,而且一切必须要改变的!”^②这是阿罗频多的教言,为所有愿“来”者如是说。

癸巳小满前一天

2013年5月20日

① 《陆王学述》。

② 《周天集》第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目 录

序 / 1

序 跋 篇

徐梵澄集·编者的话 / 3

徐梵澄文集·编者说明 / 8

五十奥义书·重版后记 / 18

徐梵澄传·绪言 / 23

徐梵澄学术思想研究·引言 / 27

薄伽梵歌论·写在前面的话 / 34

徐梵澄佛学文集·跋 / 44

读 书 篇

由人而圣而希天 / 63

玄理一脉赖遥契 / 74

阿罗频多真懂历史吗? / 89

阿罗频多之学在中国 / 103

“如果”：历史可以这样书写/ 112

鞞 译 篇

小学菁华·序/ 131

孔学古微·序/ 146

周子通书·序/ 159

肇论·序/ 167

唯识菁华·序/ 176

易大传——新儒家之入门/ 181

温 习 篇

矫矫一代人，兀兀独隐几——关于徐梵澄的对话/ 193

徐梵澄文集·新闻发布会发言/ 229

“一人”“一理”是精神/ 234

“圣人通义”挥麈谈/ 239

薄伽梵歌论·案语提示/ 248

略谈徐梵澄先生的学问人生/ 266

附 录 篇

回首再“读”《收租院》/ 283

永久和平的理想/ 289

道途不尽说《原野》(一)/ 297

道途不尽说《原野》(二)/ 305

后 记/ 315

序 跋 篇

徐梵澄集·编者的话

为徐梵澄先生编这部《集》，责无旁贷。然而要编辑者说话，却颇感不安。这好比一袋子的精金美玉被掺合进了杂质。但是，有关梵澄先生的身前身后事，有些是要向读者尤其是喜爱他的读者交待的，否则，行事无所端由，接下来的步子会迈得不够顺畅。

去年，己卯年，梵澄先生九十岁高龄，也是他从印度回国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二十个年头。年初，卓新平所长与我商量，是否为先生举办一个学术思想研讨会。我因知道先生不喜张扬的个性，故面有难色。新平又说：不然，我们同他一道吃顿便饭，以表达一下我们的祝福。后来，我登门拜访，传达了卓所长的想法。对于开会的意见，先生说：“不必了。”对于便宴的请求，先生说：“近来身体不适，以后再说吧。”我未坚持，也无由坚持。

当时的造访还谈及了两件事，一是出版《文集》，二是编辑这部《集》。两事需分别来说。

先说《文集》之事。也是年初，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

就动议为徐先生出版全集,并委托我征求一下先生的意见。先生的回答是:“可以考虑……待几本未出的书出齐以后,写一小结或序文,封笔了。”我还问:“是否所有的文字呢?如诗集和过去的杂文。”他说:“那倒不必了,多出少出无大妨碍。”后来我说,那就叫“文集”,可多可少,选择自由。他以为可以。他告诉我,除了翻译之外,他的写作,英文文章多于文言文章,文言文章多于白话文章,比如《异学杂著》就有文言部分,结果让编辑给“割舍”了。他说:文言与白话未并出,也不错,不然如一人身着西服领带,头上欲戴一顶瓜皮小帽。

再说本《集》之事。3月份,科研局根据李铁映院长和院务会议关于编辑出版我院老专家文选的指示,颁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的通知》。张新鹰副所长嘱我与先生商量,并请求他自辑文选,他原则上也同意了。但鉴于当时编选与出版的一些具体要求不够明确,所以,先生请我再作进一步咨询。咨询,暂无下文,因为当时全院的工作安排有一很大的调整。待文选工作重新启动之时,已近年底,先生的健康状况也进一步恶化了。关于编辑文选,先生是这么说的:我自己的文字不多,主要都在序、跋里了(我理解主要是集中反映先生思想、观点的文字)。我们还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文选取材主要选择先生后期(回国以后)的文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先生的序、跋集为一编的缘故。

于《文集》,先生身前有所交待。我们在检索先生遗物时,由邻居好友詹志芳先生理出,其为6页16开纸之手迹,篇无先后,有“译自法文者”、“译自梵文者”、“译自华文者”(英文)、自著(英文)、自著(华文),凡27种37册(有的译著显然是略去了)。这里不妨请问一个问题:先生通晓几种外国语言呢?除以上四种

外,还有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为哲学翻译所必需。另外,先生多年生活在印度,不能不懂印地语;他研究佛经,有时也要参考日本学者的成果。还有,我听说他在印度学习过阿拉伯文,但未见及使用,不提。

于本《集》,先生未尝留言。我想,这原因是当时他可能有感体力不支,时间无多了,不如把有限的精力投放在最重要的工作上,即加快《摄真言义释》的翻译进度。为此,他要我借出大藏经密教部若干册和线装本的《本草纲目》。记得去年入冬后的一个下午,天色将晚,我把书送到,又陪他上街理发。那时,他刚出院不久,身体明显虚弱,但精神还好,缓行在便道上,他谈起了《圣经》的翻译,说是需要不同文字和版本的比勘。后来,我搀扶他上楼,入门,落座,他高兴地对我说:“今天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借到了书,二是理了个发,好了,可以工作了——”

没想到,这竟是我在先生家与他对坐晤谈的最后一次。

年底,我奉人事局之命赴井冈山地区洽接我院在当地挂职锻炼的博士之事宜。回京以后,才得知先生再次住院,而且病情严重。先生无后,独身,其时先生在长沙的侄子(先生三哥之子)徐硕朋先生和在昆明的侄孙辈(先生长兄之后)还未到京,所以,第一次为先生抽(排)(积)液,是由我代表单位签的字。积液排出以后,先生好了许多。一天,我陪新平所长去看望他,他依窗而坐,与我们攀谈,他说到了鲁迅,说到了中印社会的不同……有一句话,犹如电光击闪,刹那洞明新境,至今在我脑海里鲜活不磨,他说:“中国文化真好。儒家真好。”——于此可窥先生精神指归了。先生少(年)学西文,中年又治印度古典,晚年落叶归根,回到了自己的精神的故乡。故,本《集》以《陆王学述》殿后。其终点,亦是其起点。先生早说过的,精神的进步,是螺旋式地

上升,譬如一蛇盘旋,首终衔其尾。要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即使充满无尽的艰辛与悲怆!

不幸,在处理先生后事的过程中,有一段我们无法控制且无可奈何的“混乱”,先生未完成的手稿《佛教密宗——摄真言义释》遽然不翼而飞,同时缺失的还有先生的部分书籍和先生借阅贺麟先生的一些藏书。事发当天,徐硕朋先生急呼我和同事李毓凤、李华民迅至先生家,同到的还有蒙登进、冯姚平、姚锡佩、姜丽蓉、詹志芳诸先生。经过共同的清点,发现不见的还有先生的旧稿《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日记及全部印章。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特别是手稿的失落,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因为,它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国宗教神秘主义研究领域中,有一块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将继续荒芜下去。于此,后人难以为继,也无能为继。

财产可有一天价,精神的财富却无价。这道理,在以上诸先生是深明于胸的,他(她)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具体的联系,但所得答案都是令人沮丧的。怎么办?似乎只有一条路——继续努力,我们也只能相信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天是什么?依儒家义,天是天理,在人,就是良心。而良心的开显,端在自启。

一般学术界多以为先生是一个大翻译家,且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小学”领域功力深湛,其实,先生的学思企向是在精神哲学的领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锲而不舍的,如数十年来所治之精神哲学。”^①这一点,我相信读者会从本《集》的解读中有所“自得”。先生指出,精神哲学是研究心灵或性灵的学问,其

① 《跋旧作版画》。

主旨目的在于变化人的精神气质，并“终期转化人生与社会”。诚如康德之教诫：人之为人，“应该”并“可能”变自然链条为自由律则。先生举示——“使人类进步的最好办法，是自己前进。”^①此乃先生精神哲学之箴言。

末了，还须说明：

鉴于本《集》的编选要求和编排体例，先生一些精彩的文章未被收入，如《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秋风怀故人——悼冯至》、《超人论衍》、《专史、新研、极成》等；另外，因章页的限制，也未取先生的《老子臆解》，他曾抱怨此书出版以后未遇批评文章。这些遗憾只得留给《文集》出版时再作补救了。关于《文集》，倪为国先生还要我编写一本《徐梵澄先生学思年谱》，与《文集》诸本并出。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别无选择，只当全力以赴，因为，在我看来，这桩事情的意义深重而且长远。但是，由于我学力微浅，所做只能是一个开头。果能入先生一系精神哲学之堂奥者，尚俟来人！

载于《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① 室利·阿罗频多语。

徐梵澄文集·编者说明

1. 本卷收录梵澄自著之学术作品，尤以《玄理参同》(1973)、《老子臆解》(1988)、《陆王学述》(1994)为可宝贵。手稿《神名释》为论文《韦陀教神坛与大乘菩萨道概观》之蓝本，其中有未取者，故附卷末。

《玄理参同》，本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 1872—1950)以印度哲学眼光察看赫那克莱妥斯(Heraclitus, 通译赫拉克利特)之申论，书以这一希腊古哲名名之。梵澄译之并以中国哲学眼光疏释二氏，参稽三派，求其会通，故更名曰：玄理参同。梵澄之疏释，譬若入山开采，先辨矿脉，次摭样本，末铸新词。其文亦玄亦史，有术有方，恢恢乎乃成统同之姿。不仅增丰义理内容，而且广扬人生意义。又因梵澄所撰文字之字数衰大于阿氏，故编入本卷。

《老子臆解》，通释之作。所谓通释，合儒道，贯东西，求理一。梵澄序言：“析理参以周易及先秦古说，不废庄子；偶见颇同西洋哲学者，标出之，意在点染时代精神，无所发挥。”原本(中华书局)繁体，今本简体，仅保留版本校勘之引文为繁体，以存古人